



苦棟樹下（四縣腔）

第一章 遇著拍宰海人

「戇狗！來！」阿澤哥^[1]腰插尖刀，盤毛辮、束褲腳，對烏狗仔大聲嘍一聲。等烏金烏金个戇狗仔躍過黃藤枝，飄到厰腳前拂頭拂尾後，佢隨時跋起腳，向大崗頂行去。佢打算跋過大崗頂，探看雲妹恁久好無？

阿澤哥踏過半燥半濕个樹葉，鑽過徑徑杈杈个葛藤。滿坪艷紅个蓮蕉花，對佢點頭打招呼；老樹下一蕊蕊錫人个「雞肉菇」，散發清幽个香味；一對山娘，擺出紅青色流動个線條，慢慢飛過厰頭那頂，像在藍色个天空，畫出兩條多彩个天弓，實在有靚。

戴山肚个阿澤哥，摺大自然个單純動植物共下生活久仔，養成安然自足、嘴板屈屈个性格；又常常遇著山崩屋塌、生番出草、生命交關个威脅，就轉變為堅強硬直、毋肯認輸个硬頸精神。阿澤哥企到山崗頂，放眼四圍青山時，微風吹向厰緣投高大个身仔，該多情溫柔又篤實个目神，就係標準个客家男子漢个標記。

一條灰色个兔仔，頭沉沉仔在草坪食青草。阿澤哥个烏狗仔，一著野兔，歡天喜地，跳上跌落，刁琢野兔。野兔煞煞囡到空肚，烏狗仔飄過去逐兔仔，嘎徑著蜂竇，歸群蜂仔拮等來，烏狗仔就走到尾瀉屎。

[1] 本文主角「阿澤哥」，是羅冠英化名。羅冠英東勢客家人，於阿罩霧（今霧峰）林文鳳遭戴潮春襲擊時出兵援救。臺灣通史／卷33列傳五。

阿澤哥聽著河溪嘅哩咕嚕个聲，佢就跔等緊來緊大个水聲，尋著從石壁飛散下來个水沖。水沖激起个白紗，滋養四圍个野花膠構樹^[2]。阿澤哥企等任由飛揚个細水珠，搵到頭那毛。佢目聚聚仔看水沖放勢瀉下來。忽然間，佢影著躉狗追一條大鹿仔走到石壁頂，大鹿仔轉頭膠阿澤哥四目相看。阿澤哥輕聲講：「鹿仔啊！你愛好生！」

話言講忒，「啪！」一聲，拍宰海^[3]人个一支鏢仔射穿鹿仔个頸根，連鏢帶鹿，共下跌落水沖下个水潭肚。潭水四濺，將阿澤哥彈退兩三步。

佢言企正，看著老弟阿元牯躍上拍宰海人个背囊，卡死厥頸根，當當愛用刀仔刷落去个時節，阿澤哥大聲喊：

「老弟！莫刷佢！鹿仔厥个！」

「毋使分佢！」阿元牯本本卡等拍宰海人个頸根。

「鹿仔佢打个！分佢！」阿澤哥煞煞跳過去，將老弟个刀仔掙開，對拍宰海人比手畫腳講：「un`na`（鹿仔）opora（分）maho（你）！」

拍宰海人手遽腳活，網好鹿腳，對布袋肚拿出一包檳榔，擲分阿澤哥講：「佢係新社拍宰海人。Amixi（檳榔）opora（分）maho（你）！」厥目神又感謝又威嚴。阿澤哥接起檳榔，笑弛弛仔點頭，目送拍宰海人扛鹿仔走向東片。

「平埔族耕田較毋壁，靠打獵絡食。當多漢人佔厥土地，逼佢上山，已經忒過分，若係連獵物也同佢相搶，就無格忒哩！」阿澤哥講分老弟聽，又像講分自家聽。

「阿澤哥！你愛去哪位？」從細總係跔屎舂尾个老弟問。

「佢想去看雲妹，毋知厥屋下恁久仰般？」阿澤哥對老弟毋會園心事。

[2] 「構樹」其枝葉為鹿所嗜食，因此又名「鹿仔樹」。

[3] 拍宰海（pazeh）是平埔族的支族。分佈於臺中縣豐原、新社、潭子、神岡地區。潘英，臺灣平埔族史 p59。

「阿雲姊屋下有麼个事呢？」阿元牯隨口問一下。

「厥爸摻紅巾人對戰，分人刷死，屍首旨拖轉來。」阿澤哥講這話時，目眉毛皺一下。

「唉喔！仰結煞！阿雲姊打算仰般？」阿元牯著驚一下。

「照雲妹个性格，佢會出兵將厥爸个屍首奪轉來。」阿澤哥胚想講。

「唉！打贏，又拖屍首，算麼个勝利？」阿元牯嘆一下大氣。

「拖屍首个勝利」點出戰爭个代價摻粗殘，也攪亂阿澤哥个心情。佢擎頭堵堵看著開花个苦楝樹，茄仔色个花隨風搖搖擺擺，厥个心情也搖搖蕩蕩。

第二章 紅巾人

阿澤哥摻阿元牯大步踏過繢繢塞塞个管草路，來到半山崗。兩儕頓腳，望向對面大山。晟眼个日光斜斜仔照到高山，高山一片光，一片暗，在藍色个天空下，脫體伶俐，脫體爽快。

阿元牯對青山發琢愕一下，忽然間想著來尋阿澤哥趕緊轉屋下个事，煞煞講：

「屋下有人客來，大家等你轉去。下二日，正尋阿雲姊好無？」

「麼人來？」阿澤哥轉頭問老弟。

「戴潮春派人帶布料來。」阿元牯大聲講。

「東西毋好濫糝收，正毋會糊著屎。」阿澤哥一直認為世間無白邇个事。

兩兄弟一入家門，就看著一個頭纏紅巾，毛披披、打赤腳、無頸根，形投像大蛤蟆个人。佢第一擺看著阿澤哥嘎呆忒，嘴擘擘講毋出話。等阿澤哥對佢打招呼後，紅巾人正拱手低頭講：「無想著羅英雄一表人才，威武緣投！」

阿澤哥恬恬無作聲，只將腰間个尖刀解下，放到桌項。顛倒阿元牯搶先問話：

「這位大哥，請問大姓？」

「偃安到王福，大家喊偃蟾蜍王。」

阿元牯想：「蟾蜍王」个名號，實在摻厥矮頓又無頸根个形投共款，佢差一息笑出來。

「今晡日有麼个指教！」阿澤哥斟茶請蟾蜍王食。

蟾蜍王黏時拱手大聲講：「偃大元帥^[4]派偃送布料來，請羅英雄拜正^[5]做紅英兄弟。」

阿元牯插嘴問：「入會為著麼个？」

「兄弟困難，必會相助，如不顧念，五雷誅滅。你兜有難，偃會保護你。」蟾蜍王將入會誓言隨口背出來。

「偃毋使人保護。」阿元牯講忒，看阿澤哥一眼。

阿澤哥頭側側仔講：「偃專門保護百姓，今嘎愛偃入會做若新香，受你保護？」

蟾蜍王比手畫腳解釋：「你誤會咧！請你兜拜正做新香係搵手打清兵。」

打清兵？造反？客家人摻福佬人打清兵？歸串仔起空起樺个大事，像擲到阿澤哥身項个石牯，閃就閃毋掣，還愛喊佢接起石牯，腩頭膾棍面正得！阿澤哥有兜仔聽毋下去哩！

無想著蟾蜍王繼續講：「聽講羅英雄製造个火器異厲害，大元帥請你撥幾門過去！」

阿澤哥聽著紅巾人三句不離「大元帥」，還大伯伯仔，喊佢撥火器到彰化，佢一時膾火著。

^[4] 戴潮春又名戴萬生，彰化四張犁人（今臺中市北屯區），是清同治年間民變領袖。自稱「奉天承運天命大元帥」。臺灣通史／卷33列傳五

^[5] 加入天地會或八卦會，其入會的黑話稱為「拜正」。

「火索砲毋係濫糝撥个！送客！東西還佢！」阿澤哥講忒就面北北仔行入間肚。

蟾蜍王分人半請半搵出門。佢幹頭咒孤罵絕，行路無注意，嘎徑著草頭，仆下去，又撞著石頭。佢爬起來時節，拳頭搭纏纏，手擎高高，大聲喊：「等佢轉去投大元帥來治你，你兜死無命！」

惡毒个報復聲骸，穿過樹林，回盪山崗間。阿元牯聽著雞嫵皮兵兵滾。

阿澤哥在東勢山林壁角，本來為著保護族人，提防生番仔出草斬漢人个頭那，擺去敬厥祖靈，就一日到暗練武做火藥。無想著番仔分漢人逐到深山後，有兜漢人為著搶水源、佔田地，相爭泌背，擎槌擎棍，相劇流血，比番仔還較兇惡。現下，看著紅巾人上門討武器打清兵，正知有還較大棚个戰事會發生哩啲！

紅巾人嘍嘍喊喊走忒後，阿元牯幾下日無安無樂。佢一路里來，做事个原則係無事毋惹事，有事毋怕事。這擺佢感覺紅巾人忽然出現，異毋像勢，試著無問清楚做毋得。

「入會做新香，麼个意思？」阿元牯趑趑走去問阿澤哥。

「戴潮春用大砲炸彰化，佔著八卦山後，做起八卦會香主。入會安到過香；既經入會者，安到舊香；正愛入會者，安到新香。入會結拜兄弟，逐儕愛納錢。毋過時間久仔，有幾個梟心个人結群結黨，搶劫燒殺，這款兄弟盡難管酌！」阿澤哥額結結仔講。

「戴潮春做麼个會惹著官兵？」阿元牯追等問。

「八卦會姓洪个總理常常帶頭鬧事，官廳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將洪總理捉去斬頭。八卦會恁多兄弟，就唆慫香主戴潮春出手報復！」阿澤哥講到這，目眉毛還較皺。

阿元牯聽著「報復」兩個字，想起紅巾人齧牙齧齒，惡毒个報復聲骸，就在耳公迴響無停。

「偲兩儕偷偷仔去八卦山，打探試看欸好無？」阿元牯建議阿澤哥，將八卦會个瀝屎，搵清楚來，免得對付這兜人時，摸毋著風向。

阿澤哥拍阿元牯个肩頭講：「好！僂先到八卦山下阿祥叔个金香店，打探試看哪吔。」

第三章 定軍山寨

第二日臨晝邊仔，阿澤哥兩兄弟尋著彰化八卦山下，厥阿祥叔个金香店。店肚人客踏出踏入買金香。頭纏紅巾个人，有男有女，隻隻赤腳嫵踏，無閒泊杈。

「這位大姊！恁無閒！」阿澤哥尋人謔哆。

「暗晡夜異多人入會，當無閒！」紅巾大姊睺阿澤哥一下後，就專心膠阿祥叔算事。

阿祥叔有意安排阿澤哥跔紅巾大姊入八卦會堂打探，就建議紅巾女講：「這兜貨，你一儕人搬毋贏，偃喊人同你搵手搬。」

「做毋得，八卦會不准無入會个人入堂。」八卦會个規矩確實百百樣。

「頭纏紅巾仔就做得！」阿祥叔講忒就入屋拿兩條紅頭巾，分阿澤哥膠阿元牯纏額頭。佢兩儕煞煞擎起金香雜貨，跔等紅巾女，來到定軍山寨^[6]。在四圍笏竹籬个城門前，紅巾女頓腳教示：

「進門後，毋好多話，不准亂走！」兩儕點頭，心肝暗想：「禁得嘴，禁毋得腳。」

紅巾大姊伸手推門，門肚傳來問話：「哪位來？」

紅巾女答：「對東方來。」

阿元牯想毋解又毋係山地人做麼个「對東方來？」

門打開後，兩個大漢，武頓車槌，講漳州腔：「順這排笏竹林直直去倉庫，毋好入正堂。」

「正堂有麼个秘密毋肯人入？一定愛想辦法入去看清楚正做得。」阿澤哥心肝緊惱。

^[6] 八卦山舊名定軍山。嘉慶二十年建定軍山寨，設四砲臺。同治元年戴潮春佔據砲臺，以此轟彰化城，二日後城破。

笏竹生到密密塞塞，澄澄个綠色籬笆，將會堂四圍个氣氛，襯到森嚴肅穆。笏竹背，就係禾埕，禾埕肚，東一堆碌礮，西一堆雞公車^[7]。阿澤哥擎頭看著定軍山寨个四門大砲，威威武武，對等彰化城。就係這大砲，炸開城門後，戴潮春大元帥就威風凜凜入彰化城。

一轉彎，看著當大个天墀坪，天墀坪上有百過儕人在該喝喝嘿嘿練武。逐個擎槌擎棍，殺氣噴天。該指導武術个人仰恁熟面？看真兜仔，啊！係「蟾蜍王」！兩儕趕緊用雜貨遮面，頭磬磬仔，遽手遽腳，飄向倉庫。

交貨了後，辭別紅巾女。阿澤哥摺阿元牯假意去便所，就閃到壁角，等暗夜來到。不久，一盞盞燈盞火點起，正堂肚雖然燈籠華華，嘎無節慶喜樂个氣氛。淨看著辦事个人，出出入入，徙桌搬凳，掃地抹桌，準備香案。紅巾人做到尿出，三步併兩步，行到便所。撞著阿澤哥摺阿元牯企到該，就大聲呵咄：「無閒到會死，仰毋會搵手？去灶下將茶桶搬到會堂！」

兩儕聽著，煞煞應好。本來心肝哼哼跳，隨時變到笑嘻嘻仔。煞煞扛茶桶，到會堂。會堂肚香火濛濛，燭火焰焰，嚴肅中帶殺氣，摺年節歡樂个場景，完全無共樣。

會堂最裡肚，有香案三層，層層擺鮮花，敬奉祖先。脣項另有香案，敬奉先賢神位。麼人係先賢？行兼看清楚，啊！原來係朱一貴、林爽文。

北片另有香案，係長生祿位。長生祿位敬奉在世大人物。麼人係大人物？詳細看清楚，寫等：「奉天承運天命大元帥戴潮春」。

「原來戴潮春想踏鴨嫲王朱一貴、林爽文个腳步，反抗滿清。」阿元牯細聲講。

^[7] 雞公車就是獨輪車。因其外型像公雞，且推著向前走時，發出咕咕聲響，故稱雞公車。

「朱一貴、林爽文頭擺扛出來个旗仔，係反清復明。現下戴潮春抗清个理由係麼个呢？」阿元牯想問清楚个時節，有人大聲喊：「戌時到！」

戌時一到，坐等个人通體跣起來，企等个人整理服裝，儕儕等大元帥出現。儀式就愛起勢，誓言就要傳達囉！

兩個赤腳嫵踏、毛披披个紅巾人將正門打開，帶十過個新香，到案前跪拜。跔等弦歌響起，戴潮春登堂，高坐龍位，神態平靜，不急不躁，開口訓話：

「偲兜為著生活，離開原鄉，來臺開墾；挖泥團，擊鑊頭，汗流脈落，開闢家園。無想著，滿清像強盜樣仔，課重稅，逼勞動，討金銀，偲兜毋反抗，無安生！」戴潮春講到這，吞一下口涎水。眾人十分激動，頭領無停。

得著會眾擁護个大元帥，氣勢越來越過鉸，面紅濟炸還較大聲講：「像阿罩霧^[8]林屋，搶人田地，擋人水道，無惡無作，應該滅除！」講到這，大家嘎像中了邪樣仔，齊聲喊：「大元帥！大元帥！」會場人氣湧湧，鬧熱煎煎。

該時有一儕人，大步行到壇前，擲聲顏大聲喊：「新香發誓！」

阿澤哥摺阿元牯萬萬無想著該大聲公就係蟾蜍王。

辦事人員開始斬雞頭，雞紅噴出，鮮血見證誓言个堅定。

最後大家共聲發誓：「會中一點訣，妻子不能說。若對外洩漏，七孔會流血！」

蟾蜍王个目珠像鷓鴣婆尋雞仔共樣金暫暫仔，挨無停。阿元牯摺阿澤哥毋會唸誓言，皮弓纏纏，念阿彌陀佛，求神保佑，毋好分蟾蜍王認出身分正好。

^[8] 霧峰舊名「阿罩霧」，一說平埔族貓羅社 Ataabu 社之漢譯；另說此地經常煙霧繚繞，因而得名。

蟾蜍王注意著有兩儕人仰會嘴脣皮唸个摠大家無共樣？佢慢慢仔行兼來个時節，阿元牯摠阿澤哥看勢頭毋對，跋腳就走，鑽到倉庫脣暗摸脣疏个暗巷。返頭看，看著蟾蜍王帶一群人追過來，朗天朗地，唵唵喊喊：「莫走！予伊死！予伊死！」

阿澤哥偷笑想：恁樣七手八腳、交手亂串个較齜，仰般捉得著佢兜？

佢兩儕，飄過禾埕，躍過綠籬，翻過笏竹園，瀉到後山个細路仔，走到大肚溪脣。阿澤哥氣急急摠阿元牯講：「過大肚溪到阿罩霧！」

「去阿罩霧做麼个？」阿元牯心中不解。

「去阿罩霧林屋尋阿貴仔。」這下，阿澤哥決定幫助阿罩霧林屋，對付八卦會戴潮春个攻擊。

大肚溪水冷泔泔仔，水肚青苔滑溜溜仔。唏哩嘩啦个河水，不管人間是非多，單淨知悠悠向西流。

第四章 阿罩霧林屋

一群青鸕仔，像天頂落下个彩球，溫溫柔柔停到河壩脣个樹林。有七、八隻斯斯文文个白鶴仔，在淺水石頭頂，梳翼胛，整白襖。

阿元牯摠阿澤哥對眼前美景，無心欣賞。遠望日頭下發光个定軍山寨——戴潮春个老竇，竇肚有組織、有章法、有領導、有信眾。佢兩儕想這兜人，一定會惹出一大棚个事。

「無搭無碓，嘎牽著冤仇！」阿元牯想毋解摠戴潮春八卦會結冤仇，有麼个意思。

「起勢滿清貪官，輒輒對戴潮春這大地主刁古董，還謀厥錢財，佢佇毋著就辭職轉屋；背尾做八卦會个香主，又入天地會。八卦會眾一大堆，管酌毋嚴時，會眾輒常鬧事。滿清出手捉人後，雙方就對打起來咧！」阿澤哥解釋戴潮春抗清个原因。

「佢對抗滿清，干係幾事？火索砲無分佢，就會佢毋直哩啲？」阿元牯越講越譴，拈起一粒石牯，煞力擲入河壩，嚇著白鶴仔、青鸕仔，「澎！」一聲，鳥仔拍翼高飛。無辜个生靈，四散逃命个場景，雖然壯麗淒美，不免觸動兩人个歉意。

兩儕無言，穿過樟木林，蹶過石卵路，路脣茅仔淡淡个清香，安慰佢兜愠悴个心情。跋上北坑山，在山排放眼看去，歸路仔全係白芒花。風吹芒花，就像千萬條白馬躍起，人乜像騎等白馬，一路颯到阿罩霧。

來到莊頭，看著一群大漢擎鑿頭、揸畚箕，挖大溝壩。內行个人一看就知，挖大溝壩，係準備膠敵人久戰。指揮做事个工頭，就係阿澤哥个表兄弟阿貴仔。

「阿澤哥！你尋係有麼个事？」一身大汗个阿貴仔，知阿澤哥這下來尋，一定毋係閒來無事，過家遶奈。

「阿貴仔！借一個位所講話。」不出阿貴仔所料，阿澤哥果然有急事通知。黏時帶佢到宮保第，請阿罩霧林屋个大少爺林文鳳來接待。

遶過林屋日月池，見池中錦魚成群悠遊，池邊百花鬧開，正知林屋確係阿罩霧个大戶。入到大花廳，奇巧古董，艷麗花盆，精巧雕刻，擺放雅致。毋過盡眼个係一幅大官員个畫像，頂項寫等「福建水陸提督林文察」。

畫上人物，眼光專注，嘴脣抿等，該文人氣質兼俠義豪氣，十分打眼。

阿澤哥看到入文時節，膠畫中人有兜仔相像个少爺林文鳳行出來，指等林文察个圖像講：

「阿澤哥！請坐！吾哥這下在福建打太平軍。」

「係知提督帶五百個紮石曾子弟膠拍宰海勇士，過大陸打太平軍，無在屋下。今晡日親耳聽著戴潮春召集八卦會眾，發誓滅林屋。請預為應付！」阿澤哥拱手相告。

「患難時節，肯挺身相助，非常感謝！」林文鳳拱手答謝後，進一步講：「前幾日交戰用忒好多火藥，望大哥撥火藥救急。」

「一言為定！」阿澤哥大概答應後，就辭別林屋。阿澤哥對阿元牯講：「煞煞轉翁子，製造火藥！」

阿元牯緊行緊問：「戴潮春做麼个恁恨林屋？」

「四張犁个戴潮春，摺阿罩霧林屋，兩個大戶，為著收田租、搶水權，早就逆著。這擺戴潮春起事，清朝請林文鳳个阿爸林奠國出來搵手平定，戴潮春當然毋放過阿罩霧林屋。」阿澤哥講到這停下來，阿元牯想再問清楚：

「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兩家搶錢財，半斤八兩，你仰般感覺阿罩霧个林屋較有人望？」

阿澤哥笑微微仔無回答，擎頭看遠方个白雲，目聚聚仔，但自家乜想尋一個同林屋搵手个理由，一個拚死命也值得个理由。

第五章 雲妹

阿澤哥在翁子莊斬竹篙、剖竹析、剝竹釘、接索仔、攪藥粉、包炸藥，還愛將做好个火索炮，一粒一粒輕輕仔放到箱仔肚。阿澤哥做个火索炮，儕儕阿謔。雖然佢有頭有尾指揮小工做火索炮，毋過，厥心肝一直掛吊橫山个一儕人，該心心念念个雲妹。

今晡日，阿澤哥決定，較無閒，乜愛去看雲妹。

雲妹个阿爸係橫山一位擎大刀个勇將，人人喊佢「青馬橫」。紅巾人打到橫山時，通體分「青馬橫」用二十斤大刀打走。紅巾人肚，有一個盡厲害个後生仔，安到許存，慣用釘鈹，佢不服「青馬橫」，就來搵戰，約好淨打拳，莫擎武器。兩儕連打五日，無輸無贏。

青馬橫个妹仔雲妹，勸阿爸講：「這下係紅巾黨盡旺个時節，莫同佢兜鬥較贏。萬一分佢暗算，就慘死咧！」厥爸毋聽，斷真分對方用手箭暗算，刺著目珠後，嘎失手身亡。

雲妹強忍悲傷，出兵將冤仇人刷死，再將阿爸个屍首拖轉來，又辦厥爸个後事。這奇勇有謀个細妹仔，忽然失忒阿爸後，日日目汁闌干。阿澤哥心肝一直掛吊等，想安慰佢。

阿澤哥踏上一坵一坵个石礮，遠過彎彎糾糾个芒草路，來到橫山，想尋雲妹。雲妹無在，雲妹在哪？厥屋下人擎手指向滿山滿坳个苦楝樹，林深不知處。

苦楝樹頂，鷓角仔在半天高換來換去，像知阿澤哥个心事，同佢搵尋雲妹。苦楝樹下，白罕白罕个日光花，使到人心躁躁。雲妹！你在哪位？

阿澤哥目結結仔，半悲傷半期待。悲傷無人贊成佢摺雲妹配成一對；嘎期待看著雲妹得人惜个笑容。

阿澤哥行到山排下，看著一儕人跪到墳水前，啊！雲妹在該！

雲妹扭身看阿澤哥行兼來，就慢慢企起來，頭犁犁，用手袖擗目汁。

「雲妹！下二擺來這，毋好一儕人來！」阿澤哥心肚痛惜雲妹，盡驚佢一儕人在這，堵著壞人。

「佢請天上阿爸，保護地方平安。」雲妹目眉毛鎖到纏纏，唉唉唧唧。

「你往擺主張守，反對攻。你做來拗蠻好呀！」阿澤哥無想著雲妹現下失忒主張。

「時局緊來緊亂，人人心頭寒。下一步愛仰般行，當難決定。」雲妹个煩勞，也係阿澤哥个煩勞。毋過，經過雲英講出來，隨時觸動阿澤哥男子漢个氣魄。佢兩手放到雲妹个肩頭，拈順雲妹面頂个頭那毛，四目相看，阿澤哥定定仔講：「亂事佢來平定，毋使驚。」雲妹本旦盲燥个目汁，一下忍毋歇，流到清秀个面頰卵，像梨花帶水樣錫人，當得人惜。

兩儕來到苦楝樹下个細路仔，樹花跌到歸地泥，歸衫袖个清香，恬靜个世界，屬於佢兩儕。

阿澤哥搭等雲妹个手，對等苦棟樹發誓：「不論發生麼个事，你愛相信佢！相信吾心意！」一陣冷風吹來，一群老鴉仔嘎嘎叫，不祥个兆頭，閃過雲妹个心頭。

「阿澤哥！你對公眾事，搵手捋腳；對佢疼惜情，點滴在心，何必發誓？」雲妹痛難難仔講。

佢兩儕認為安定時局，係推辭毋忒个共同責任。雖然有千言萬語，一時也化作無言。

暗夜个烏影對山排爬下來，七、八隻老鴉仔企在燥絲絲个老樹頂，一陣風將老鴉个屎朏毛吹到繢繢撐撐；涼意襲來，阿澤哥煞煞用面衫，將雲妹夾到腋下，兩儕慢慢仔行等轉。深情帶兜悲涼个形影，消失在斷烏个苦棟樹下。

第六章 阿罩霧之戰

四月邊仔，柔柔个風吹來淡淡个雲，雨毛仔輕輕撥到禾葉頂。田頭園尾正發芽个嫩黃，嫩黃禾葉，油亮油亮。人長腳長、緣投砸礮个阿澤哥，企在禾埕看田頭个時節，有人氣急急仔走來通報：

「昨暗晡，有一大群紅巾仔，泗過暗摸胥疏个大肚溪，晡晡闖闖走向阿罩霧！林屋危險哩啲！」

阿澤哥無想著事情恁遽就來吔！現下阿罩霧林屋有難，做毋見死不救，就煞煞摺阿元牯帶百過儕後生仔，擎大刀、搬火銃，跋過山崙，躡過河溪，穿過山窩，先到新社拍宰海部落。拍宰海頭目，早就在半路相迎。等大家坐到茅寮下，就在樹盆肚拿出番薯、芋仔分大家食，又拿鹿肉脯分大家傍；還用竹杯仔裝米酒，大家輪等淋幾口。就恁樣粗飽一餐，留歇一夜後，客家人摺拍宰海人總共兩百過儕，擎刀扛銃，翻山過岫，颯下大坑山，趕到阿罩霧。

遠遠看著阿罩霧林家外背，壠溝深深，炮樓高高。壠溝肚，有人探頭看著阿澤哥个人馬後，黏時轉去通報，話著一群惡賊打來吔！

等林家大少爺文鳳趕過來，看這群人，頭那無纏紅巾，摺冤仇人無共樣。當當疑狐个時節，戴潮春个大將蟾蜍王，下令用火箭筒對南片射過來。一時火龍躍飛，滿天火花，當得人畏。逐儕人伏等，毋敢停動。

阿澤哥隨時指揮共伴个人，架起火箭筒，回射過蟾蜍王該片。還較大陣个金光燦天，造成白煙濛濛，炮聲隆隆。足足一晝邊火龍來來往往後，雙方正恬忒。

阿罩霧林屋無人著傷，歡喜攏天。到這時，林屋正知雞嫵生卵，確確係東勢羅阿澤，帶拍宰海人來救佢兜。

「遽遽準備飯菜！豐沛兜仔！」林文鳳吩咐灶下个人劇雞拊鴨，好好招待救命人客。好在阿澤哥及時來相助，係無，阿罩霧林屋強強會分紅巾人食忒。

蟾蜍王摺阿罩霧林屋鬥到角斂後，兩方人馬，恬風息氣，毋敢停動。

林文鳳問阿澤哥下一步愛仰般作戰。阿澤哥啉一口茶後，定定仔講：「頭擺諸葛亮使出空城計，因為對方確實毋知城內有幾多人，故所騙仔過司馬懿；今晡日，無人毋知若哥林文察帶兵馬過福建打太平軍。敵人認為偲个兵馬空虛，實際上偲準備周全，這安到「奇」。正兵係主力，正兵留來擋敵，奇兵應該襲敵。這就係孫子兵法个「正合奇勝」。

「愛仰般襲敵？這下就偷襲好無？」文鳳贊同阿澤哥个看法，興嘟嘟仔，將凳仔拉較兼兜仔問。

「這下佢兜个勢頭還當焰，若係現下對打，佢兜會拚死命抵抗。」阿澤哥毋贊成黏時偷襲。

「這擺算偲贏，趕贏个時節，打鐵趁熱攻過去。」文鳳係勇氣過人个青年，一心愛保護家園。

「偲想佢兜過大肚溪來打阿罩霧，佈陣範圍忒闊，幾日後，會退到河背，等佢兜過河過到兩股一股時，再發動攻擊。」阿澤哥講忒，就拉文鳳蹶到屋背个山頂，向南對大肚溪指指點點。

斷真，蟾蜍王經過猛火交戰後，正發現阿罩霧个兵力不弱。蟾蜍王想：如今林屋不戰，為長久計，將就退過大肚溪正打算。

等紅巾人過溪半爛燦時，阿澤哥就發動攻擊。先射箭，再派五百勇兵擎刀追殺。到這時，蟾蜍王个人，既經無對敵个勢局，一心想煞煞過河，儕儕相爭泌背，逃命要緊。

第七章 火攻四張犁

阿澤哥解救了阿罩霧林屋个危難後，厥料事如神，武術高明个風聲，一下仔，傳到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連竹塹總辦團練林占梅也十分欽服。林占梅派人拿軍需糧米送到東勢來，同阿澤哥結盟，請阿澤哥攻打戴潮春个老屋。

戴潮春个老屋在臺中四張犁^[9]。本來彰化城民迎戴潮春，威風凜凜進城做大元帥。毋過，厥手下大將林日成，想獨霸彰化城，佢就對戴潮春誚誚難難，逼佢轉四張犁老屋。

戴潮春在四張犁越想越毋甘願，就想空想樺，將四張犁个路修好後，揸黃泥，著黃袍，戴黃帽，傳令各路兄弟來參拜「天王」。三更半夜，戴潮春派人在厥祖墳肚變鬼變怪，成下墳水會怪火沖天，表示祖先顯靈，告示眾人，戴屋會出「天子」；成下墳水肚會豺聲鬼叫、噉噉嘶嘶，講若係無跣佢抗清个人，會大難臨頭。歸莊个人，信行仔仔，嚇到半生死。

各路紅巾兄弟，領著傳令來參拜時，戴潮春黃袍黃帽，坐上黃錦轎仔。頭前幾十儕壯丁擎大刀開路，後背跣等幾十個打赤腳个宮娥摺太監。轎前寫「風雨免朝，神鬼免參」八個字。一大陣人敲鑼打鼓、吹笛鋸絃，行到田脣祭拜天地。看鬧熱个人，掖麻掖米。就恁樣戴潮春个勢力，一飛沖天，無人比贏佢。

阿澤哥看出戴潮春用邪術騙人，決定掀開厥虛假个面殼，分大眾看清厥真面目後，就毋會再跣佢做古琢。

^[9] 四張犁即今臺中市北屯區四張犁地區。戴潮春舊居在今四張犁社區仁美國小後面。

為著攻擊四張犁，阿澤哥特別再做一種烏火藥，做得將煙火彈到半天高。又在發射筒肚裝發火頭，點火後，煙火就會在暗夜个天空爆開一蕊大蓮花。

阿澤哥擇無月光个暗晡頭，自家帶一組人馬正面攻砲臺；另一組喊阿元牯將蓮花烏火藥帶到戴潮春个祖墳背。

該央時，土狗仔嘍嘍滾，掌夜个人旨來。阿元牯先將導火索牽好勢，再點著烏火藥个導火索，一下仔半天高開出一蕊大蓮花，跔等阿元牯大聲喊：「佛祖顯靈！佛祖顯靈！」

紅巾人摻莊項个人通體走過來看佛祖顯靈。民眾春上春下，來看鬧熱个時節，阿元牯再點普通火炮个導火索，黏時將戴潮春个祖墳炸開一大空。

墳水肚个令旗、印鑑、符誥散到歸地泥。印鑑係獅頭銀印，頂頂刻「授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八個字。其中「授」字刻毋著，應該「受」字正著。戴潮春个兜人，無一儕人認出字寫毋著咧！

當大家走去看「佛祖顯靈」个時節，阿澤哥這組人，開始用油布弇笏竹，颯過去炸四張犁个炮臺，續等用鏢刀將無隄無防、摸門毋著个紅巾人掙淨淨。最後開倉庫，發現當多米穀摻火藥，暢到會死。

可惜，無捉著戴潮春。原來該下佢在嘉義謀計，謀計愛仰般攻打大甲。

第八章 橫山暮色

橫山个雲妹聽講阿澤哥將戴潮春个老竇摻祖墳燒忒，得著當多糧草，厥个愁慮大過歡喜。佢認為世間生人个冤仇，不應該牽連著往生个祖先。當當雲妹唉唉唧唧个時節，厥鄉人氣杳杳仔走來講同雲妹講：「紅巾人來收錢，若係毋分佢，就愛刷人放火！仰結煞！」

戴潮春个部下不受管酌，常常為財害命滅衰人。雲妹煞煞喊人向阿澤哥討火藥，好對付橫橫擊个亂民。

阿澤哥自從在阿罩霧、四張犁打贏後，並無展功勞个驕氣，顛倒感覺肩頭還較重，顧慮還較多。正想尋雲妹講心事个時節，無想著雲妹派人來告急。佢煞煞請人揸幾箱火藥，親身押送去橫山。

阿澤哥行到山排，原旦青溜溜个梯田，變到燥絲絲仔，無人蒔田，無人掌草。聽毋著呱呱滾个蛎仔聲，只有貓頭鳥像受著苦毒樣仔「苦·苦」叫無停。原旦日頭下山，係煮暗餐个時節，家家火煙，戶戶飯香，這下變到人人食粥罇飲後，遽遽將大門關緹緹，毋敢出門，歸莊仔恬索索仔。

來到橫山，原旦苦棟樹下係阿澤哥摺雲妹散步坐寮个所在，這下嘎架起炮臺，種起笏竹。阿澤哥無想著，往日極普通个鄉間生活，這下變到恁寶貴，恁難得。

雲妹遠遠走來迎接阿澤哥，佢三步併兩步走等來，兩條毛辮仔拂來拂去，毛辮仔頂兩條紅帶仔，跳上跳下，像兩個揚蝶仔共下跳舞恁靚。阿澤哥經過幾擺艱苦个相劇後，看著恹恹淙淙个青春美景，就脫體感動。在時局毋安个苦棟樹下，有真情相待个情人，有麼个比這較幸福个呢？故所，佢也三步併兩步，走去相迎。

「團烏行山路，異辛苦，盡承蒙你哪！」喊阿澤哥釘工送火藥來，雲妹試著異敗勢。

「有月光，還做得！」阿澤哥笑弛弛仔，講來異輕鬆个樣仔。雲妹招待阿澤哥摺揸擔个師父食飽夜後，阿澤哥拉雲妹到側角講話：

「大甲該位，打到當激烈，強強會分戴潮春打橫忒。林占梅總團練喊偈帶兄弟去相救。」

「唉！哪久你正做得脫身？」雲妹聽欸又驚又愁，滿面愁容，佢驚阿澤哥去大甲相劇，若係像阿爸犧牲忒，愛仰般正好？

阿澤哥為了安慰雲妹，托起厥个下頷，看著厥含等目汁个目珠，像寶石樣發光。這係仰般真心个目汁呀！佢想：這世間有人為偈流真心个目汁，恁樣做人，就異有價值哩！

阿澤哥慢慢捩忒雲妹面項个目汁，詳詳細細看這清秀个面容講：「毋使愁，佢會細義。」

所有个情義摻痛惜，就凝結到這四目傳情个一瞬間，一瞬間嘎係萬年長久。苦棟樹花飄來淡淡个清香，見證這亂世苦情。

第九章 合擊大甲

大甲係紅巾人向北發展个要道，若係搶著大甲，就做得上竹塹^[10]哩！本來，戴潮春在彰化做王時，大甲地方人王和尚，也想做王，就將當地个滿清守兵逐走。毋過，王和尚無才調計劃，又無麼个準備，後來又分竹塹个林占梅，招兵買馬，將大甲奪轉去。

戴潮春毋甘願，想大甲个林占梅鄉勇，正幾百儕定定，就下令王和尚再搶轉來。

王和尚先將東片城外个塹寮溪斷忒，想等河乾水斂，城民無水好食，疲爬極蹶時，就來收成大甲。

好在無幾日，山頂个雲霧湧起，一下仔就浩洪斗雨哩！大甲城个人又有水好食哩！

無想著王和尚繼續塞斷溪水，城肚个百姓又像熱爐个蟻公樣仔，挨挨轉尋水。

「無天良！害百姓無水食！死戇槌！」阿澤哥一邊發譴大聲罵，一邊拿出一張地圖摻阿元牯講：「王和尚在大甲九張犁，將塹寮溪堵死，想攻入大甲。」阿澤哥手指大甲城脣个九張犁繼續講：

「佢帶拍宰海人到保安林，炸九張犁；你彎向無紅巾人个西片到大甲內應，恁樣內應外合，王和尚會赴毋掣應付！」

「這就係孫子兵法个正合奇勝，主動攻擊！」阿元牯奢鼻擺天講。

^[10] 竹塹城是臺灣新竹市在清治時期所建立的磚石城池，完成於1829年。

「孫子也講：謀定而後動。」阿澤哥捲起地圖笑笑仔講。

等日頭落山，夜鴉飛出枝頭個時節，阿澤哥摺百過儕腳力遽活个拍宰海青年，打暗摸，摸到保安林。該央時，王和尚个部下人人煞猛划飯，食飯皇帝大，防守較懈怠。該下，紅巾人無想著炸藥對天頂擲過來，將鑊仔、盤碗炸到四處飛散。火焰燒著燥絲絲个草埔，遶著營帳，湧起滾滾烏煙。

王和尚个兵馬，七手八腳，舂頭磕額，相賽救火時，拍宰海青年使鏢鎗射紅巾人，支支鏢鎗的準。

該央時，阿元牯摺林占梅个兵勇將大甲城門打開，擊刀走去會合，王和尚个兵馬看情形毋像勢，就瀉淨淨哩！

大甲解危了，林占梅總團練將功勞全歸分阿澤哥，阿謔客家子弟，做事有款有調。阿澤哥謙虛講：「好得有拍宰海青年搵手！」內山青年，聽著這恁感心个話，儕儕歡天喜地，還較愛跔阿澤哥。

第十章 苦棟樹下

阿澤哥攻打戴潮春每戰必勝个名聲，傳揚當遽。人人知東勢有一名客家青年，有勇有謀，戰績輝煌。加甚在福建打太平軍个林文察提督，分清廷調轉臺灣後，戴潮春个勢力就無恁旺哩，伸彰化小埔心个陳弄還旨歸服。小埔心係陳弄个老竇，故所全力死守，毋肯出戰。

有一日，林文察提督特別派人請阿澤哥來阿罩霧，共下參詳攻擊小埔心个計謀。

「聽吾姪仔文鳳講：戴潮春打吾阿罩霧老屋時，好得羅兄相助，相救之恩，銘記在心。」林文察對阿澤哥起身拱手一拜。

阿澤哥第一眼看著林文察，感覺厥年紀雖然比自家細五歲，毋過，可能係南北征戰，飽受風雨两个關係，看起來異老成穩重。這下用朝廷命官，福建提督个禮數，對待自家，確實感覺毋自在，就謙虛講：「過獎！因為有平埔族拍宰海青年搵手，正有恁好个效果。」

林文察聽了阿澤哥自謙個話後，非常贊同講：「佢帶六千平埔族人去唐山征戰，太平軍看著拍宰海人個影仔，就走到尾瀉屎。故所，佢根本毋相信漢人屙屎就嚇走番仔個傳說。」

講忒，兩儕哈哈大笑。你我之間，隨時變到像相識多年個知己共樣，真正係英雄惜英雄。

續等兩儕計劃共下打小埔心個陳弄。阿澤哥表示，佢每擺帶兵出戰，從來毋顧生命，去到戰場，就毋知生死。

林文察聽了後，停跔一下講：「孫子兵法講『將有五危』，係講將帥有五種弱點，其中在戰場毋驚死，係第一個弱點。」

阿澤哥本來單淨想表明對國家個忠心，向提督展一下盡忠毋驚死個豪氣，無想著變成林文察口中嚴重個弱點。

「仰仔講？」阿澤哥非常不解，帶兜仔不服。

「因為毋驚死個人，容易中計，一下仔就犧牲忒！」林文察分析將帥個弱點時，想阿澤哥若係斷真有恁樣個性格，當然異欽服，毋過，不吉利個預感，閃過林文察個腦中，一時，兩儕無言。

同治三年春，林文察派阿澤哥帶勇兵先用火索砲攻擊陳弄。陳弄大輸，走投無路，打算投降。厥舖娘乜係客家人，毋甘願投降講：

「今晡日投降，難免死路一條。到時頭磬磬，分人侮辱到死，毋當摺佢拚到底，恁樣較慢死！」無想著客家個婦人家也異硬頸。

陳弄個屋仔分火藥炸橫忒哩，佢兜早就在屋肚挖好泥空，屋仔橫忒，就囧到泥空毋出來。大炮炸無停，仰會陳弄一家人無聲無息？阿澤哥想一直等下去乜毋係辦法，就透水管灌泥空，灌歸下晝，本本無唉無哉，真奇怪！

陳弄像泥空肚個土猴仔共樣，照理會分人逼出來正著。無想著陳弄個客家舖娘，帶一個跛腳仔出來，詐意哀腸哀肚，用客家話呻生呻死大聲喊：

「阿澤哥啊！你係好心人！一定愛救佢！鳴～鳴～鳴！」

一連幾日，擎頭擎腦帶隊，勞心勞肚个阿澤哥，已經人困馬渴，聽著客家婦人家噉垂垂仔个聲音，佢胚想：陳弄可能分大炮炸死哩，故所，婦人家摻無路用个傷兵在該豺聲鬼噉。

阿澤哥面烏疏疏仔、腳泥滾滾仔，帶十過個敢死隊，大膽行兼去，一心想看清楚，作鬼作怪个陳弄，到底死忒盲？

就該下，烏雲遮天，落起大雨。無想著陳弄个舖娘，看人行兼來，就下令開炮四射，做盡後个奮命。

阿澤哥大意深入敵營，無提無防，分大炮炸著，彈到半天高，跌落苦棟樹下，血流血著，當場斷氣。

本來準備躋上隊伍个阿元牯，遠遠看著阿哥分大炮炸到肉綻血噴，完全毋相信自家个目珠，只有放勢大噉。

續等，雙方停鑼歇鼓，留阿澤哥个屍首，在苦棟樹下雨淋雨涿，血水、泥水，擺擺合合。

阿元牯佇毋著，像發狂共樣，放勢走，走去尋阿雲姊。

雲妹看著纒頭絞髻、滿面哀傷个阿元牯出現在門前，就心肝砰砰跳。雖然普普仔仔知可能出大事哩，毋過，完全毋敢相信阿澤哥出事吔！

「阿元牯！發生麼个事？」雲妹煞煞行前問。

「阿澤哥佢.....」阿元牯悲從心肚起，講毋出話，伏到門枋，噉到激激顫。

雲妹緊張到會死問：「阿澤哥仰般呢？」

「阿澤哥分、分大炮炸死，人還.....」阿元牯本本伏等門枋噉無停。

雲妹聽著阿澤哥分大炮炸死，屍首還在敵營，頭那就像分雷公敲著共樣，一時頭暈腦疫，企毋正，伏到阿元牯个背囊，手腳軟怠怠仔。

該下，阿元牯顛倒轉身安慰雲妹。

「莫噉啦！俾佢將阿澤哥个身仔拖轉來較要緊！」阿元牯請雲妹搵手，將阿澤哥屍首奪轉來。

雲妹千想萬想也無想著，愛佢拖轉戰場个兩個屍首，一個係生身阿爸；一個係盡疼惜佢个男仔人。兩儕都係厥人生盡親愛个男子。人生至痛，無比這較慘个！

哀腸哀肚个雲妹，有目汁流到無目汁。受著恁大打擊个雲妹，氣縹縹仔對阿元牯講：

「你帶吾个人去小埔心，俾毋……」雲妹講一半，搖兩下手巾仔後，又揩面掙目汁。

受著阿澤哥慘死小埔心个打擊，雲妹變到茫心無主張。阿元牯毋敢勉強佢親身出兵，只好煞煞帶幾十個紮石曾个團練赴到小埔心，高築砲臺，再炸小埔心三日三夜，結果血染八堡圳，頭殼滿溝底後，正生捉陳弄。

阿元牯在苦棟樹下，尋著阿澤哥个屍首，看著屍首面頂，揸一層苦棟樹花。阿澤哥目珠眨等，面頂个血水膠泥水既經燥忒，歸面花刺必駁。

阿元牯跔下來，含等目汁，慢慢仔將阿澤哥个面掙淨來。

這情景像夢一場，迷迷痴痴中聽著單純个弦仔聲，穿過淡茄色个苦棟樹花，鋸向扯裂个天空。天空迴響一句句低音个歌聲：

俾盡力哩，為著大家無怨嘆。

俾療哩，眨目休息毋悲傷。

俾識發夢，夢醒滿眼苦棟花。

苦棟花，苦難當，

堅定个奮鬥，換來徹底个蒼涼，

蒼涼个哀傷，留分人思量。

阿元牯臥頭看淡茄色个苦棟樹花，在白雲下，搖搖蕩蕩……。

作者感言

近日常思索推廣客語的路要怎麼走較順的問題，正巧聽到一位官員提出建言說：「如果老是往客家文史方面發展，會鑽入牛角尖。」這句話當下聽了，覺得他很準確地指出我的缺點，內心也激起了不少漣漪。

當然，推廣客語的方法千頭萬緒，研究客家文史也是重要一環，但是，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，要如何把握最有效率的路向，以便為推廣客語盡一份心力，確實值得我們深思。這種得獎感言，有些沉重，然而，如幸運地得到各方文友的迴響，那就非常高興了。

曾秋仁

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 教師

